

化梅

陈汉波 著

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
陈
汉
波
著

化
梅

责任编辑：朱 奇
装帧设计：大 可
责任校对：钱锦生
责任出版：葛炜光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化梅 / 陈汉波著. -- 杭州：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，
2014. 6
ISBN 978-7-5503-0699-8

I. ①化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梅花—文化—中国
IV. ①S685. 1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9866号

化梅

陈汉波 著

出品人 曹增节
出版发行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地 址 中国·杭州市南山路218号
邮政编码 310002
网 址 www.caapress.com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杭州捷派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87 mm×1092mm 1/16
印 张 9.25
字 数 114千字
图 数 48幅
印 数 0001-1000
ISBN 978-7-5503-0699-8
定 价 90.00元

化梅

陈汉波 著

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


陈
汉
波
著

化
梅

自题近照

外敛内直，原为守真。
忙闲得失，随缘随分。
一枝四叶，欲舍还存。
云竞水流，笑也无痕。



自序

我与梅结缘，始自画。十四岁那年，借得一册残破的民国石印本《芥子园梅谱》，仿摹着玩。少长，喜欢吴昌硕，爱其雄健的气魄，下了些临习功夫。记得家里没有大点的桌子，便就着旧门、床板画。一时，居室及堂屋墙上，满是吴式梅花。也曾留意乡前辈王冕、陈洪绶的画梅，稍识清雅古拙之趣。一晃四十载，青春易老，笔百纸千，所作多寻常，真可看者寥寥。画梅之难在用笔——能生，能虚，能变；难在境界。画欲尽而意无穷，行于所当行，止于不得止。远离甜、乡、浊、市气，知在清空、奇古、朴厚上着力；难在个性。梅不变人变，笔墨当随性情。古今高手如云，安得旧家门巷拓出一条新路？

又，庚辰岁朝，托墨清供，忽见案头盆梅似书，遂悟以入画。书法与绘画是中国文化耕种的典型土壤，线性本通。自南宋扬无咎而还，文人墨梅无不强调以书入画。理由是：笔中有书，更具“写”的意味；笔墨的节奏增加。梅之枝干蕊瓣因篆隶行草的介入，尤显浑厚飘逸之致；落墨肯定、依势得力，具胆魄。反过来，书类万物，“世间无物非草书”（清翁方纲语）。梅姿似舞，老干郁勃盘曲，花之开合疏密，正堪入书。

画梅人自然少不了师法造化，不仅观形察色，更是涵养梅性。生长江南，得地理之便，年年冬末春初，不忘到山野、村头、庭院、寺庙探看一番，足迹及于太湖流域诸地。就近的超山、西溪、孤山则屡往不厌。去得最多的灵峰，应不下于三十次。味梅在含苞、盛开、落瓣时，沐雪、润雨、映月时，倚石、衬竹、伴松时。于清气、骨气、生气中读出几分春消息。

读之不足，兴而为诗。梅之态度与韵致是很适合旧体诗感发的。我之所咏，大抵有澄怀实赏、题画两类。喜借意宋诗，不事把玩雕饰。希冀清空淡荡，向往雄浑、昂扬的诗境。癸巳年的一首“古来千万题梅手，格气孤清落寞多。开我胸襟推我笔，江南也唱大风歌。”约略可窥近时志趣。

中国传统艺术，以诗书画为次序。皆因诗作为语言艺术，更能贴切而富于深情地传达人之性情。所以书法多取诗为书写内容，画之不足，亦常以诗发之。最进一步，诗之前犹有儒道释哲学。不读书，不参悟，便难究生生不息、阴阳变易、顿渐禅悦之理，笔下所现也浅，又何来内美底蕴？

一树梅花，误入世间几千年，福兮祸兮。人之沉浸于梅，是多事抑或胜事，谁能回答？

爱而不迁，吟而不伤，文而不苟，画而不媚。我见梅花多本色，料梅花见我应如是。形与神，略相似。

甲午早春二月于湖上慰生堂

目 录

- 11 梅文化论
- 14 行书·几生修得到梅花
- 37 便向花前倾一杯
- 39 乾坤清气
- 41 画梅题记
- 51 赏心三两枝
- 53 清雪
- 55 慰生堂咏梅诗稿
- 65 误认梅花作雪花
- 67 东风吹下红雨来
- 71 丹青难写是精神
- 78 澡雪精神
- 81 隶书·古人句
- 83 幽香透国魂
- 85 几人修得到梅花
- 87 行书·宋辛弃疾句
- 89 息心于梅
- 91 清李方膺句意
- 93 始知明月是前身
- 95 全是雪精神
- 102 魂系国香

-
- 105 不废年年探一回
- 107 愈老愈精神
- 109 双清
- 111 隶书·凝神在笔息心于梅
- 113 一腔心思托梅花
- 115 苏东坡诗意
- 117 一案清气
- 119 隶书·自作诗
- 121 花开天地心
- 123 写到清瘦是精神
- 125 素心若雪
- 127 铁骨冰心
- 129 似梅似草书
- 131 行书·数点梅花天地心
- 133 旧园梅影
- 135 隶书·自作诗
- 137 坐对梅花影
- 139 行书·自作诗
- 141 清窗读月
- 143 山野生意
- 145 行书·宋陈亮句



梅文化论

梅乃自然之物，长于山野，自开自落，本无所谓文化。人原亦自然之物，所不同者，人有性情、创造、爱美的自觉，梅只是顺天应时的本能轮回。人存于世，维生之外，最须寄托。以人寄人，自无不可。只因人个性各异，又是同类，总难尽意。以人寄梅，鉴于梅独特的生态形态，其不能言却可人。在漫漫的时空流变过程中，人与梅渐行渐近，因缘际会，并经化生、化育、化成而为梅文化。

—

我国对梅文化的认识，大抵经历了四个阶段。先秦为梅果的食用时期。见于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江苏吴县梅堰遗址发现八个梅核；六十年代，又在上海青浦崧泽遗址见有梅核碎片；再是八十年代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碳化梅核。三遗址距今年代分别为四五千年，五千年以上，七千四百多年。也就是说，在新石器时代，中原及江南一带，先民已采集野生梅子为食。

这些考古实例被后来的文献资料得以印证。《尚书·说命》中有“若作和羹，尔为盐梅”句，斯时梅果已为调味品。《诗经》中五处提到梅，如“山有嘉卉，侯栗侯梅”，“摽有梅，其实七兮，求我庶士，迨去吉兮……”，“睢鸠在桑，其子在梅”等，多以梅为食果之树。

知道此果可食，又何妨给此树取名造字。梅，古作呆，象形，即长在木上的花或果。商周青铜器上已有梅字（上木下呆）。又作某和媒，《说文》：“某，酸果也，从木。”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考梅是某的假借字。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也为梅释名：“梅古文作呆，象子在木上之形。梅

乃杏类，故反杏为呆。书家讹为甘木，后作梅，从每，谐声也。”与文字学家的考证同中有异，可存一说。

晋唐为文学化时期。梅何时由山野移入人间，非此文议题，但有几则史料值得一提。汉《说苑》记载，春秋越国使者至梁国，手执一枝梅花，作为见面礼，不知这枝梅花是野生的还是人工栽植的。《西京杂记》载，汉初皇家建上林苑，“远方各献名花异树”，中已栽植有朱梅、胭脂梅、侯梅、同心梅、紫蒂梅、丽枝梅等多个品种。汉扬雄《蜀都赋》有“被以樱梅，树以木兰”之句。汉乐府已有咏梅诗出现：“庭前一枝梅，寒多未觉开，只言花似雪，不悟有香来。”可见，至迟到汉代，梅已出山入园，被人们栽种欣赏。

进入魏晋，梅花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。所谓魏晋风流，冯友兰先生的玄心、洞见、妙赏、深情概而似之。宗白华先生亦有灼见：“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、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，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、极解放，最富有智慧、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。因此，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。”崇文、尚玄、好酒、趋自然。喜脱略形迹，返虚入浑，于自然中寻找真意真趣。读竹林七贤、《世说新语》可见一斑。

此种习尚，联系到梅花，试举南朝二例。一是梅花妆。据《金陵志》载：“宋武帝女寿阳公主，日卧于含章殿檐下，梅花落于额上，拂之不去，号梅花妆，宫人皆效之。”二是何逊爱梅。清俞樾《春在堂全书·曲园杂纂》：“梁何逊作扬州法曹，廨舍有梅一株，逊常吟咏其下。后居洛，思之，再请其任。抵扬州，花方盛开，逊对树彷徨，终日不能



行书·几生修得到梅花 23cm × 102cm 2014

去。然则爱梅成癖，首推此公。杜诗云：‘东阁官梅动诗兴，还如何逊在扬州。’唐以前言梅花事所艳称者，固无如何水部矣。”

曹丕在其《曹论·论文》中说：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”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，应与建安七子、三曹、萧梁国君及一大批士人的推导有关。杰出的文论诗论，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，钟嵘的《诗品》，皆出自此一时期。文学的触角伸向花中之梅应是自然而然的事。晋人好山水爱竹，描写梅花的作品不多。南北朝写梅花的诗赋已相当可观，至唐代，李杜、韩柳、白居易及一大批诗人，没有不咏梅花的。现存最早的一篇《梅花赋》，出自南朝梁简文帝萧纲之手，最有影响的《梅花赋》是唐玄宗时代的宰相宋璟写的。赋也好，诗也好，南朝写梅，多以人为客体，梅为主体，喜描写梅的时序、香色，喻女性，含阴柔之美。像曹操般大气、陶渊明般冲淡、王羲之般洒脱的梅花诗赋不太见得到，这似乎与时运及个体的性情有关。唐人咏梅，仍以表现梅的花色及自然形态为主，但气格上已远胜南北朝，梅也渐由主体转为客体，人之精神气质借梅得以一定的传达。唐代乃梅花文学由再现向表现的过渡阶段。

宋元是梅之人文化时期。完成了由梅为主体向人为主体的转折，即梅格向人格的转折。苏东坡说：“诗老不知梅格在，更看绿叶与青枝。”范成大在其《范村梅谱·后序》中强调：“梅以韵胜，以格高，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为贵。”如果说晋唐时期侧重于梅的色、香、姿，亦即花的感发，那么到了宋人那里，不只咏花，更重咏枝干。横斜疏影，虬枝铁骨，寓清秀与阳刚，人格中的清、骨、韵得以凸现。宋人尚理、尚文、尚